

杜甫七律句式探考*

謝思煒

[提要] 本文首先將杜甫七律分為四三式和二五式兩大類，又按照一般語法概念將其句式劃分為主謂句、謂語句、中心語句三類，並對每一類的不同句式加以區分，提供了各種句式的統計數字。由此證明，七言詩中也存在一些常規句式，適應漢語表達的一般需要，同時也受到詩歌形式因素的限制。

[關鍵詞] 杜甫 七律 詩歌句式

[中圖分類號] I22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7)02-0146-11

本文調查杜甫的七律作品計 150 首，又七言排律 5 首（《題鄭十八著作主人》16 句，《寄岑嘉州》12 句，《寒雨朝行視園樹》16 句，《清明二首》各 12 句），^①總計 1,268 句，8,876 字。

由於律詩採用平仄格律，因此在考察其形式時有必要區分詩歌的聲律與作為語義表達的句式。聲律要求每一詩句由符合平仄格律的兩個二字節和一個三字尾組成，而句式則是指被置於上述字節內、與一般語句近同的各種句子類型。^②五言詩句的節點在二、三字之間，重心在後三字。七言詩句的節點在四、五字之間，重心自然轉移到前四字上。這個節點在詩歌節奏上是最重要的，在構句時也必須遵守。七律句式中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在語義上也可以切分為上四下三，人們也往往把它當作七律的通式。其中的四，通常可切分為二二（與格律吻合），但也允許一三、三一之變格。這是因為它們相比於全句的節點較為次要。尾部的三，依照格律有一二、二一兩種格式；但就語義來看，則既可以切分為一二、二一，也有三個單音詞連用的，讀成一二或二一兩可，人們一般只是根據聲律規則來讀罷了。與五言詩的情況相同，三字腳中的各種變化對全詩節奏的影響並不大。由於四有一三、三一之變格，所以四三式也包括一三三和三一三式。前者之例如“病從深酌道吾真”（《赤谷西崦人家》），後者則更為常見。

除四三式外，還有不少七律句式從語義上應切分為上二下五。其中的五，要麼是由名詞短語或內嵌從句充當的句子成分，要麼是緊縮複句中的一個分句。儘管是上二下五，但其中的五，與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至唐代詩歌詞語演變研究”（項目號：16BZW048）、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句法學與漢語詩歌句法分析”（項目號：20165080098）的階段性成果。

五言詩句相同，也可切分為二三字節，因此並沒有打破全句的節點，在誦讀中人們不會強烈感覺到它與四三式不同。由於它有效利用了七言的長度優勢，所以在杜甫七律中也佔有相當比例。根據以上情況，本文將七律句式首先分為四三式、二五式兩大類。在杜甫七律中，只見到一例打破節點的五二式：“杖藜歎世者誰子”（《白帝城最高樓》），應屬特例。另“中天月色好誰看”（《宿府》）一句，歸入四三、五二兩可。^③

根據一般語法概念，本文將七律句式進一步劃分為主謂句、謂語句、中心語句三類。除單句外，七律中也有一句包含兩個分句的緊縮複句。本文不對其單獨分類，而將其分別附入上述句型。

一、四三句式分析

1.1 主謂句四三式

主謂句即包含主謂部分或主動賓完整結構的句子。

1.1.1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前四字可以是主語＋動詞，後接賓語或其他成分：

玉露凋傷楓樹林。（《秋興八首》）

[SP 玉露 [VP 凋傷 [NP 楓樹] 林]]

胡騎長驅五六年。（《恨別》）

動詞前可加修飾成分，賓語部分也可以是短語或從句：

繡衣屢許攜家釀，皂蓋能忘折野梅。（《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謂語部分也可以是形容詞後接補充成分（地點、數量等）：

玉殿虛無野寺中。（《詠懷古跡五首》）

[SP 玉殿 [AP 虛無 [LocP 野寺 [Loc 中]]]]

秋水才深四五尺。（《南鄰》）

也可以構成兼語句，動詞也可以在第二字：

哀壑無光留戶庭。（《覃山人隱居》）

[SP 哀壑 [VP 無 [SP 光 [VP 留 [NP 戶庭]]]]]]

風含翠條娟娟靜，雨泥紅蕖冉冉香。（《狂夫》）

棹拂荷珠碎卻圓。（《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審》）

有兩例動詞信、聽，類同使令句：

春風自信牙檣動。（《城西陂泛舟》）

楚客唯聽棹相將。（《十二月一日三首》）

也有前四字為主動賓結構，後接介賓短語（引入地點、工具等）：

有客乘舸自忠州。（《簡吳郎司法》）

家人鑽火用青楓。（《清明二首》）

1.1.2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動詞可以在後三字，前面有狀語成分：

胡虜千秋尚入關。（《諸將五首》）

[SP 胡虜 [VP [NumP 千秋] [Adv 尚] [V 入 [關]]]]]]

宮草微徵承委珮，爐煙細細駐遊絲。（《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謂語部分也可以不使用動詞：

秦中自古帝王州。（《秋興八首》）

也可以是狀語修飾形容詞：

庾信平生最蕭瑟。（《詠懷古跡五首》）

主要動詞前可以有次要動詞或介詞帶賓語：

桃花細逐楊花落。（《曲江對酒》）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客至》）

後三字有可能將補充成分前置：

懶性從來水竹居。（《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1.1.3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主語可以是前四字，本身為定中或並列結構，後三字是謂語，可以是動賓結構：

紫閣峰陰入漢陂。（《秋興八首》）

[SP[NP 紫閣峰 [陰]]][VP 入 [漢陂]]

前四字也可以是動賓或主謂短語作主語：④

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臘日》）

雲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鳩鵲亦多時。（《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後三字也可以是狀語修飾動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

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曲江對雨》）

動詞可以是使動、意動，或是存現句等：

織女機絲虛月夜。（《秋興八首》）

朱簾繡柱圍黃鶴。（《秋興八首》）⑤

也可能有賓語前置：

戶外昭容紫袖垂。（《紫宸殿退朝口號》）

動詞也可以在第四字：

獻納司存雨露邊。（《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春水船如天上坐。（《小寒食舟中作》）

後三字也可以是狀語修飾形容詞，也可以是連詞連接的兩個並列成分：

同學少年多不賤。（《秋興八首》）

[SP[NP 同學少年][AP[Adv 多][Neg 不][A 賤]]]]

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近市浮煙翠且重。（《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梔子紅椒艷復殊。（《寒雨朝行視園樹》）

射洪春酒寒仍綠。（《野望》）

後三字或後四字也可以是主要動詞前有次要動詞或介詞帶賓語：

江間波浪兼天湧。（《秋興八首》）

[SP[NP 江間 [波浪]][V1[VP2 兼天]湧]]

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賈客船隨返照來。（《野老》）

後三字也可以是形容詞或動詞接另一動詞結構，後者可以看作是補語或另一謂語成分：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涪城縣香積寺官閣》）^⑥

舟人漁子歌回首。（《濫潁》）

謂語也可以是名詞結構，不使用動詞或判斷詞：

昆明池水漢時功。（《秋興八首》）

[SP[NP[昆明池]水][NP[漢時]功]]

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晝夢》）

秦城樓閣煙花裡，漢主山河錦繡中。（《清明二首》）

1.1.4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主語可以是三四字，首二字是時間、地點、數量、狀態等狀語成分：

昨日玉魚蒙葬地。（《諸將五首》）

[SP[T 昨日]N 玉魚 [VP 蒙 [葬地]]]

信宿漁人還泛泛。（《秋興八首》）

幾回書札待潛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忽忽窮愁泥殺人。（《冬至》）

1.1.5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主謂部分也可能在後三字，前四字為狀語成分：^⑦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

[SP[LocP[白帝城]中]N 雲 [VP 出 [門]]]

有時狀語成分前有連詞：

況復荊州賞更新。（《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1.1.6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前四字是主謂結構，後三字可以是另一謂語成分，主語有可能承前，也可能不明確或另有主語：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秋興八首》）

[SP 波 [VP 漂 [菰米]] [VP 沉 [SP 雲 [黑]]]]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堂成》）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登樓》）

前後兩部分構成關聯複句，有時某一部分又套有複句：

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SP 語 [VP[Neg 不] [V 驚 [人]]]]] 假設 [[VP 死] 讓步 [VP[Neg 不] [V 休]]]]

1.1.7 如果是主謂句四三式，也可以包含兩個主謂部分，前一主謂部分也可以是三一式：

魚龍寂寞秋江冷。（《秋興八首》）

[[SP 魚龍 [AP 寂寞]] 並列 [SP 秋江 [AP 冷]]]

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馬腦寒。（《鄭駙馬宅宴洞中》）

前一主謂部分也可以在三四字，首二字為狀語成分：

殊方日落玄猿哭。（《九日五首》）

前一主謂部分也可能是前五字，後二字是另一謂語部分：

中天月色好誰看。（《宿府》）^⑧

[SP[NP 中天 [月色]] [AP 好] [SP 誰 [VP 看]]]

後三字也可以是賓語前置或轉換為主謂結構：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秋興八首》）

兩部分中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名詞結構：

江湖滿地一漁翁。（《秋興八首》）

白沙翠竹江村暮。（《南鄰》）

1.1.8 在主謂句四三式中，主語後也可以接三個謂語成分：

僧來不語自鳴鐘。（《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_{SP} 僧 [_{VP} 來]][_{VP}[_{Neg} 不 [_V 語]]][_{VP}[_{Adv} 自 [_V 鳴 [鐘]]]]

後兩部分也可能另有主語，或隱含或明示：

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一句也可能包含三個主謂結構：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登高》）

[_{SP} 風 [_{AP} 急] 並列 [_{SP} 天 [_{AP} 高] 並列 [_{SP} 猿 [_{VP} 嘯 [_{AP} 哀]]]]

1.1.9 在四三句式中有話題句，前四字為話題，後三字為述題，說明話題：

巫山巫峽氣蕭森。（《秋興八首》）

[_{TopP}[_{Top} 巫山巫峽]][_{SP} 氣 [_{AP} 蕭森]]

話題可以是動詞的受事或與受事有確定的語義關係：

百年世事不勝悲。（《秋興八首》）

三分割據紆籌策。（《詠懷古跡五首》）^⑩

山陰野雪興難乘。（《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話題也可以是從句式或分句式的，例如可以是述題中動詞的受事：

天顏有喜近臣知。（《紫宸殿退朝口號》）

可以是主語從句：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曲江二首》）

也可以是條件分句性質的：^⑩

更為後會知何地。（《送路六侍御入朝》）

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高常侍》）

話題也可以是三四字，首二字是狀語成分：

分明怨恨曲中論。（《詠懷古跡五首》）

[_{TopP}[_{Adv} 分明 [_{Top} 怨恨]][_{VP}[_{LocP} 曲中] 論]]

1.1.10 話題也可以是首二字：

天門日射黃金榜。（《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_{TopP}[_{Top} 天門]][_{SP} 日 [_{VP} 射 [_{NP} [黃金] 榜]]]]

述題可以有兩個主謂或謂語部分：

掖垣竹埤梧十尋。（《題省中院壁》）

城闕秋生畫角哀。（《野老》）

話題可以是動詞的受事，或其中的一部分：

搖落深知宋玉悲。（《詠懷古跡五首》）

對君疑是泛虛舟。（《題張氏隱居二首》）

遠在劍南思洛陽。（《至後》）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也有將字處置句：

羞將短髮還吹帽。（《九日藍田崔氏莊》）

唯將遲暮供多病。（《野望》）

未將梅蕊驚愁眼。（《十二月一日三首》）

主要動詞也可以在句尾：

每日江頭盡醉歸。（《曲江二首》）

蒼惶已就長途往。（《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1.2.5 如果是謂語句四三式，可以包含兩個謂語部分：

一臥滄江驚歲晚。（《秋興八首》）

[_{Conj} 一 [VP 臥 [滄江]] _{條件} [VP 驚 [SP 歲 [VP 晚]]]

兩部分也可以分別是動補結構：

退食從容出每遲。（《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前一部分動詞也可在三四字：

暫時相賞莫相違。（《曲江二首》）

兩部分之間可以構成因果等關聯複句：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又呈吳郎》）

1.2.6 兩部分中後一部分也可以是主謂結構：

新亭舉目風景切。（《十一月三日三首》）

[[VP_{LocP} 新亭] [V 舉 [目]] 並列 [SP [風景] AP 切]]

伐木丁丁山更幽。（《題張氏隱居二首》）

有時後一部分的主語即是全句的主語：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南鄰》）

1.2.7 如果是謂語句四三式，也可以包含三個謂語部分：

病從深酌道吾真。（《赤谷西崦人家》）

[[VP 病] 轉折 [VP 從 [深酌]] 遞進 [VP 道 [DP 吾真]]]

多病獨愁常闕寂。（《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檣柁開頭捷有神。（《撥悶》）

呼兒覓紙一題詩。（《立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暮春》）^⑬

後兩部分中也可以有主謂結構：

幽棲地僻經過少。（《有客》）

1.3 中心語句

中心語句是指整句以最後的名詞（包括方位詞）為中心語，其前可以是名詞、形容詞短語，也可以是主謂句或謂語句。整句在上下文中可能充當主語、謂語或狀語，但也可能無其他相應部

分。^⑭

1.3.1 中心語前為名詞性詞語：

淮海維揚一俊人。（《奉寄章十侍御》）

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野望》）

有時一句中包含兩個或三個並列成分：

瞿唐峽口曲江頭。（《秋興八首》）

炎風朔雪天王地。（《諸將五首》）

1.3.2 中心語前為謂語句，其語義主語即是中心語：

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十一月三日三首》）

[NP[[VP 負 [鹽]][VP 出 [井]][DP 此 [溪]]女]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

有些句子採用修辭錯位，語義主語可能是中心語前的修飾語：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八首》）

[NP[TopP[Top 香稻][VP 啄 [餘]][NP[鸚鵡]粒]]

1.3.3 中心語是時間、地點、方位詞，其前可以是短語，也可以是主謂句或謂語句，這樣的句子通常可以理解為狀語句：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TP[SP 宓子 [VP 彈 [琴]][VP[邑]宰]]日]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中心語也可以是其他名詞，全句不一定是狀語：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二、二五句式分析

二五句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二、五分別為兩個主謂或謂語部分；另一種是全句為動賓結構或動詞接其他補充成分，五是賓語或補充修飾語，本身可以是名詞短語，也可以是一個內嵌從句。後一種句式上二下五更為明顯。

2.1 主謂句二五式

2.1.1 首二字為主語+動詞，後五字為賓語：

雀啄江頭翠柳花。（《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予見亂離不得已，予知出處必須經。（《覃山人隱居》）

2.1.2 首二字為主謂結構，後五字構成另一主謂或謂語部分：

春深逐客一浮萍。（《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SP 春 [AP 深]]並列[SP 逐客 [NumP 一 [NP 浮萍]]]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諸將五首》）

2.2 謂語句二五式

2.2.1 首二字和後五字構成兩個謂語部分：

聽猿實下三聲淚。（《秋興八首》）

[[VP 聽 [猿]] 遞進 [VP[Adv 實 [V 下 [NumP 三聲 [淚]]]]]

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兩部分可以構成果等關聯複句：

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首二字有時也可分析為主語從句：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秋興八首》）

[SP[VP 聽 [猿]]VP[Adv 實 [V 下 [NumP 三聲 [淚]]]]]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多病所須唯藥物。（《江村》）

後一部分也可以是主謂結構：

初聞涕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VP[Adv 初 [聞]] 遞進 [SP 涕淚 [VP 滿 [衣裳]]]]

老去詩篇渾漫興。（《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2.2.2 首二字和後五字構成動賓結構或動詞接其他補充成分，後五字是名詞短語：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秋興八首》）^⑤

[VP 請 [VP 看 [SP[NP 石上 [藤蘿] 月]VP[Adv 已 [V 映 [NP 洲前 [蘆荻] 花]]]]]]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望嶽》）

也可能第二字為代詞，與後五字構成雙賓語：

贈子雲安雙鯉魚。（《寄岑嘉州》）

也可能首字為名詞，是動詞的受事或工具：

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崔氏東山草堂》）^⑥

2.2.3 首二字和後五字構成動賓結構，後五字是一個從句：

擬絕天驕拔漢旌。（《諸將五首》）

[VP 擬 [VP 絕 [SP 天驕 [VP 拔 [漢旌]]]]]

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從句中可能有倒裝等變化：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曲江二首》）

第二字也可能是代詞、名詞，為後五字的限定詞或主語：

愛汝玉山草堂靜。（《崔氏東山草堂》）

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二首》）

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⑦

或構成使令句：

教兒且覆掌中杯。（《小至》）

第二字也可能是時間詞：

憶昨逍遙供奉班。（《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二首》）

首二字也可以是介詞、連詞：

直為文翁再剖符。（《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不但習池歸醕醑。（《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審》）

三、結語

表 1 至表 3 是對 1,268 句中上述各種句式的數量及其所佔百分比的統計：

表 1 四三式

主謂句			謂語句			中心語句		
1.1.1	96	7.6%	1.2.1	10	0.8%	1.3.1	10	0.8%
1.1.2	66	5.2%	1.2.2	36	2.8%	1.3.2	11	0.9%
1.1.3	225	17.9%	1.2.3	26	2.1%	1.3.3	10	0.8%
1.1.4	20	1.5%	1.2.4	23	1.8%			
1.1.5	19	1.5%	1.2.5	117	9.2%			
1.1.6	116	9%	1.2.6	24	1.9%			
1.1.7	72	5.7%	1.2.7	30	2.4%			
1.1.8	20	1.6%						
1.1.9	57	4.5%						
1.1.10	45	3.5%						
合計	736	58%	合計	266	21%	合計	31	2.4%

表 2 二五式

主謂句			謂語句		
2.1.1	8	0.6%	2.2.1	39	3.1%
2.1.2	23	1.8%	2.2.2	39	3.1%
			2.2.3	125	9.9%
合計	31	2.4%	合計	203	16%

表 3 各式合計

	四三式		二五式		合計	
主謂句	736	58%	31	2.4%	767	60.5%
謂語句	266	21%	203	16%	469	37%
中心語句	31	2.4%			31	2.4%
合計	1033	81.5%	234	18.4%	1267	99.9%

由統計可見，在杜甫七律中，四三式佔了八成多，二五式不足二成；主謂句佔了六成，謂語句不足四成，中心語句佔比極小。在四三式中，主謂句佔了七成多；二五式中，謂語句則佔了近九成。在各種句式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四字名詞語接動賓結構和其他謂語形式（1.1.3 紫閣峰陰入漢陂），其次是動詞接五字實語從句（2.2.3 可念此翁懷直道），以及四三分別為兩個謂語或主謂部分（1.2.5 一臥滄江驚歲晚；1.1.6 波飄菰米沉雲黑）。以上幾種句型相加，已佔了全部詩句的近五成。可見七言詩和五言詩一樣，在使用中也形成了一些佔有優勢的常規句式。這些常規句式本身適應了漢語表達的一般需要，反映了漢語作為 SVO 語言在語序和句子結構上的基本要求，例如 1.1.3（以及 1.1.1、1.1.2）和 2.2.3 句式；此外也可以看出詩歌形式限制因素的作用，例如有很多緊縮複句以及兩字詞與五字結構的結合。某些極少使用的句式，則或者是因句式限制不得已採用的處理方式，或者是詩人為追求變化而進行的嘗試。當然，在以上各種常用句式中，也有一些有意尋求變化的個別變體。

①據《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卷九至卷十八近體詩（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收七律 151首，多《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首，原入《宋本

杜工部集》卷二；又收七排八首，多《釋悶》、《寄從孫崇簡》、《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三首，原入《宋本杜工部集》卷七、卷八。本文皆未計入。

②在古代詩學中，後者被稱為句法，但缺少真正語法

學意義上的討論。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全面討論，以王力《漢語詩律學》為開端。有關聲律與句式的區別，該書指出：“意義上的節奏，和詩句上的節奏並不一定相符。”見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8頁。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第三章《唐詩的句法》，第一節為“唐詩的句式”，包括七言句式。參見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年，第三章第一節。

③蔣紹愚舉“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清泥坊底芹”為一六式。冒春榮《甚原詩說》卷二已舉後例。這是單純依據語義所作的切分。本文只將四三、二五式之外打破七言句節點的句式看作特殊句式，因此以上兩例仍被歸入四三式。七言句中打破節點的另一變格即上三下四，稱為“折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或“折腰句”（韋居安《梅磭詩話》卷上）。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謂其出唐人。但舊說對其界定並不明確，如賀裳所舉例（“斑竹崗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開”、“木奴花映梧桐縣，青雀舟隨白鷺濤”）即應視為三一三式。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四引韓愈“落以斧引以墨徽”、“雖欲悔舌不可捫”。蔣紹愚舉韓愈、劉禹錫、韓偓各一例，亦不夠典型。杜甫七律中未見此體。參見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第138頁。

④這種情況也可以理解為話題句，以下前兩句是將動詞短語移到句首作話題，後兩句是主語從句作話題。參見本文1.1.9。

⑤此例屬於漢語的存現句，允許動詞的方向性有改變。參見石毓智：《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85頁。句法理論認為這是漢語及物動詞與名詞論元之間的論旨關係較為靈活的體現。參見C. T. James Huang 等著：《漢語句法學》，張和友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61頁。

⑥此句也可以理解為“山腰官閣迴”使人“添愁”，則前五字為主語，整句為五二式。

⑦如果首二字或首四字是時間、地點詞和某些名詞，也可以視為話題句，屬於時地語域式話題或背景語域式話題。參見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3、119頁。

⑧此句也可以理解為“誰”在看“中天月色好”，則前五字為話題，全句為五二式。

⑨此例中“三分割據”是“籌策”的具體內容，二者

可視為部分與整體的關係。表部分的詞語也可充當話題，而由表整體的詞語充當述題中動詞的論元。參見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第118頁。

⑩條件分句與話題句在定義上相像，上海話、北京話和古漢語中都有話題標記與條件句標記同一、功能相同的情況。如上海話中的“末”，北京話中的語氣助詞，古漢語中的“則”。參見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第203頁以下。七律中雖然虛詞通常會被壓縮，但第四字後有停頓，也具有標記作用。以下兩例中，前四字後可以加上普通話的“的話”，北京話的“吧”，或古漢語的“則”。

⑪如果首二字是時間、地點詞和某些名詞，則與1.1.5相同，也可以視為話題句，屬於時地語域式話題或背景語域式話題。

⑫這種情況句首時間、地點詞及某些名詞也可視為話題，其中二者共現時可視為多重話題。多重話題的例子，參見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第54、115頁。

⑬此句的“在”也可以理解為介詞，則後三字為動詞補充修飾部分。

⑭王力分析五言近體詩句式有不完全句，認為：“詩句裡卻常常沒有謂語，只一個名詞仿語便當作一句的用途。”見王力：《漢語詩律學》，第235、28頁。不完全句中有前四字為名詞語或句子形式，末字為方位詞或時間詞，以及末字非方位詞或時間詞者。蔣紹愚將“名詞語”歸入唐詩句法中省略的一種，但將一些上下句構成一整句的情況排除在外，而把一些省略謂語或述語的句子稱為真正的名詞語句。參見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第15頁。本文認為，與上下句合為一整句，表明該句在上下文中充當主語、謂語或補語，這種情況不影響對該句形式本身的判斷。

⑮這兩句構成一個整句，上句“藤蘿石上月”又是下句的主語。

⑯兩句亦可分析為話題句，首字為話題，後為述題。

⑰後一句實際上是一個特殊語序的將字處置句，意即“不必將詩萬人傳”。

作者簡介：謝思煒，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
士生導師。北京100084

[責任編輯 桑海]